

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是一种品质鲜明的文化形态。2019年秋季学期起,统编版语文教材在江苏各地小学和初中全面投入使用。对于习惯使用苏教版语文教材,已经形成鲜明教育特色的苏派语文教师而言,如何适应新教材、改进原有教法成了当务之急。行走在教育前沿的苏派语文名师尝试从统编语文教材和苏派语文教学中摸索出一条新型的融合之路。本期“苏派教育”聚焦苏派语文教育与统编版语文教材的共通之处,试图从理论上分析统编教材与苏派教材在编写体例、价值追求、教育立场等方面的一致性,从实践上探究统编语文教学与苏派课堂实践彼此契合发展的可能性。

苏派语文与统编教材的价值体认

■程振理

自2019年秋季,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投入使用以来,以其“学习任务群”“大单元设计”“人文主题”“整本书阅读”“情境式任务”等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我们不难发现,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代表的苏派语文与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两者在价值引领、教材体例与教学组织等方面拥有诸多契合之处,从中折射出苏派语文与统编教材共同的价值维度和理念思考。

理念: 价值引领的高度契合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价值理性在人的活动中表现为价值主体合规理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行为取向。以此观照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更有助于认识苏派语文与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在理念引领上的高度契合。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为依据,以“语文核心素养”为依归,贯彻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精神,结构以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基础的综合性、实践性的语文教学体系,突出学生主体性,倡导真实情境下的语文自主实践活动,全面提升学生语文素养。而颇富人文情怀的苏派语文,荟萃古代江苏地域的“苏湖教法”“泰州学派”“东林学派”“颜李学派”“扬州学派”之

精华,早已形成了清简灵动、守真厚实的特征。尤其是第八次新课改以来,苏派语文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依托,彰显其以生为本、观照人文、注重情境、合作探究、文化思辨、活动体验、引领学生素养形成等价值追求,与当下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之理念,可谓高度契合。

教材: 编写体例的形意相合

具有苏派语文鲜明特征的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包括必修5册与选修15本,其人文主题的选文编排,打破了过去文体单元的传统形式,以学习专题贯穿积累与整合、感受与鉴赏、应用与拓展、发现与创新等发展目标,每个专题形成块状结构,进而组织成新的框架体系。近20年的实践证明,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以其课程理念的前瞻性、选文主题的人文性、编写体例的灵活性、活动探究的多元性等优点而备受一线师生青睐。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包括必修2册和选择性必修3册,以学习任务群和人文主题双线组织大单元结构,融合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设计一体化的学习任务实践活动。单元学习任务不再是单篇成课或文体聚合,而是从人文素养提升、阅读表达能力培养、综合实践素养发展多个层面设计结构化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显而易见,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这种形意相合的编写体例

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和典范性。从教材发展史的视角来看,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对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有借鉴更有创新,必将助力引领语文一线教学。

教学: 导学方式的深度吻合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倡导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纲,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主线,设计“语文学习任务群”,“以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而苏教版语文教材的探索实践,不同于传统之处,恰在于推广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情境对话、文本细读、项目探究、活动体验、专题研讨、小组合作、个性表达、深度思辨——这早已为语文教学理念的变革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以“情境语文”“生态语文”“本色语文”“生成语文”“简约语文”“生活化语文”等众多江苏语文名师实践研究为代表的苏派语文,注重从语文课程的自身特点出发,创设新的语文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项目中探究,在实践中积累,构建开放有序、新颖多样的语文教学新常态。这样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与当下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以学生为中心”“设置真实情境”“学习任务群”以及“整本书阅读”等导学方式和价值追求都是深度吻合的,从中亦可见苏派语文多年来实践探索的前瞻引领与

创新价值。

展望: 苏派语文的包蕴融合

尽管苏派语文的提出时间不长,但其风格流派的孕育、形成,是千百年来江苏地域无数文人学者代代凝聚传承、在无数次交流碰撞中不断融合所致。这种兼容并蓄的风格特质,不仅折射于当下教育,也定会在未来教育中继续体现。

当今信息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教育媒介不断更新,亦为苏派语文的内涵之充实和更新提供了无限可能。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说,数字化世界的出现转变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改变了教育发展需求和运行方式。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颁布实施,进一步解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将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内化于真实情境下的语文学习实践活动,其理念引领与导学方式与苏派语文几近无缝对接。自2020年秋起,江苏高中语文开始进入统编教材时代,相信苏派语文会进一步引领语文一线教学变革和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程振理,江苏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从苏派语文教育的立场出发 引导初中生学好语文

■陈芳

新课改以来,江苏大地,从北向南,名师辈出,流派纷呈。就中学语文而言,连云港有李震老师为代表的“生命语文”流派,南京有曹勇军老师、泰州有董旭午老师为代表的“生活语文”流派,盐城有李仁甫老师为代表的“生成语文”流派,苏州有蔡明老师领衔的“生态语文”团队和黄厚江老师为主的“共生作文”“本色语文”团队……这些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语文流派或团队,有着自己鲜明的教育主张,形成了一个个语文教育实践的生态圈,在不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正是他们,让苏派中学语文教育呈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生”。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基于学生发展的生态原理,激活生命潜能,丰富语文生活,体现教学共生,突出动态生成,营造语文学习和生命成长的生态场,努力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自觉主动、积极互动、和谐能动的语文教育生活中快乐成长。而这一显著特质,正是苏派语文教育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

中学语文教育专家顾黄初先生认为语文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奠基工程,语文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贴近生活”,语文教育必须走民族化与科学化相结合的道路。顾先生晚年把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概括为语文教育“三生观”,即语文教育生命观、语文教育生活观和语文教育生态观。可见,语文学习的过程,就是在生态中生活,在生活中生成,在生成中生长,就是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在语文学习的生态场域中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语文生活,从而促使个体生命在语文能力、思维品质和文化素养等方面获得提升。

事实上,这一苏派语文教育的立场,与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意图十分吻合。初中语文新教材的编写,充分表现了语文教学实践要落实“立

德树人”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的时代主题。从我上学期已经完成的一轮教学实践来看,坚持苏派中学语文教育立场,是我能够顺利地完成并落实统编初中语文教与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以生为本,才能充分体现新教材“双线组元”的结构特点。在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显在而直观的线索是人文主题,隐性而内在的线索则是语文要素。两条线索一显一隐,珠联璧合。这与以往割裂人文主题和语言知识组织单元的结构、单纯强调思想灌输或侧重知识技能训练相比,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教学过程中坚持苏派语文教育的生命观,真正以学生为本,站在学生生命成长的高度,引领学生置身于阅读人文主题的语文学习中,才能做到巧妙地落实语文要素的学习和运用,而不是机械地割裂和单一化地训练。人文主题的经典选文的阅读,不能仅仅是教师只言片语地讲解,而应该让学生亲近文本,与文学大师、思想名家进行心灵的沟通、生命的对话,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工具性一面的语文知识与技能,在新教材中确定为“语文要素”,即基本的语文知识、必需的语文能力、适当的学习策略和学习习惯等,这正是基于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而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正是基于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简而言之,即使在语文要素的训练中,我们也要把学生生命个体的健康成长纳入其中,结合分解在不同单元的知识和能力训练点,由浅入深,由易及难,与人文主题的阅读教学融为一体,共同推动学生生命的成长发育。

培养自学,才能真正彰显新教材“三位一体”阅读体系与功能。所谓“三位一体”,即单元课文学习,由



图为作者在执教《唐诗五首》

教读课文、自读课文为主,辅之以“名著导读”“课外古诗词诵读”的结构体系,简单地表达为“教读—自读—课外阅读”模式。诚如新教材编写者所言,教读课文,由教师带着学生,运用一定的阅读策略或阅读方案,完成相应的阅读任务,达成相应的阅读目标,目的是学“法”。自读课文,学生运用在阅读中获得的阅读经验,自主阅读,进一步强化阅读方法,沉淀为自主阅读的阅读能力。课外自读,强调整本阅读、古诗词积累、由课内到课外的拓展阅读,是课堂教学的有机延伸和有效补充。而这三者的真正用意是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因此,在阅读教学中不能把自读课文当成教读课文,更不能让课外阅读形同虚设。特别是初中阶段的群文阅读、专题阅读、整本书阅读和36本名著的阅读,一定要立足课堂、走向课外,真正落实“三位一体”的阅读体系,让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的培养得以同步,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养成

终身阅读、终生学习的好习惯。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携手走进生生互读、师生共读、亲子共读的阅读生活,创生各种各样的阅读生态场,让语文阅读成为一件有意义、有趣味的事。

统编版初中语文新教材,本身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多层次的自主学习 的助学系统,单元提示、预习(阅读提示)、注释、练习、写作技巧的点拨、探究性学习、阅读链接等,处处为学生着想,处处为学生自学提供方便。因此,江苏语文教师在更新理念、适应统编初中语文教材时,若能融合苏派语文教育的立场,引导学生在语文听说读写等综合实践和各种语文实用的活动探究中获得语文能力,对实现师生共创的课堂实践一定大有裨益。

(陈芳,张家港市东渡实验学校教科室主任,全国模范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张学青是新生代“苏派名师”的重要一员。在兼容并包的苏派小语世界里,张学青的文学阅读课别具一格,其温婉的童心、雅致的设计、艺术的视角使得教学设计富有画面和张力。作为一名关注儿童视角、重视语用的新生代苏派名师,她的教学风格在苏派小语教学琳琅满目的万千气象中闪耀着别样的光彩。

统编教材来了,其裹挟着“双线组元”“三位一体”的鲜明特点,与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有着诸多的不同。对于苏教版教材成长起来的苏派名师而言,更是莫大的挑战。“苏派”与“统编”如何融合?张学青的课例《昆虫备忘录》给我们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值得我们从中好好学习和思考。

《昆虫备忘录》是统编教材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中的一篇略读课文,本单元的语文要素为“试着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体会优美生动的语句,试着把观察到的事物写清楚”。略读课文是三位一体(精读、略读、课外阅读)课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教学定位在“应用”。叶圣陶先生曾有一句精准的论述:“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运用。”“应用”什么呢?即学生运用在精读之中习得的方法自主阅读课文,落实语文要素。略读课文虽强调自主,但仍然不能脱离老师的指导,而且指导要精、要准,抓住关键处,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张学青的教学就基于此,在自读中指导、点拨、提升,实现了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的和谐统一。

以“虫名”为名,让想象自然生长

《昆虫备忘录》中有4个小短章,标题分别为“复眼”“花大姐”“独角仙”和“蚂蚱”。如何让这些小昆虫的样子在学生眼前呈现呢?张学青首先从“花大姐”之名入手——北京人为什么把瓢虫叫“花大姐”,她让学生披阅文章,从不同角度发现并想象瓢虫的模样。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抓住了颜色——朱红色,想象到漂亮的女孩子;抓住了服饰——黑绸衬裙,想象到文雅、讲究的女孩子;抓住了姿态——款款,想象到瓢虫飞下来时动作的优雅美妙。在文章关键字句的引导下,学生借助想象描绘出了“花大姐”的样子。这是想象中的“花大姐”,但她真实的面貌到底是啥样子呢?张学青顺势提供了“花大姐”的图片。这样一来,经过“想象”的润泽,“花大姐”身上被赋予了情感和韵致,这个学生自主认识和建构的过程,巧妙地落实了“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的语文要素。

命名即为新生,“花大姐”这一俗名饱含了北京人对此昆虫的深厚情感,张学青从“名”出发,在“名”与“情”、“虫”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多维联系,这是文学的表达,也是教学的策略。

以“秘密”为媒,让思维充满张力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多次提到“思维”这一概念,分别表述为“发展思维”“思维和情感活动”和“思维空间”。在“思维的发展和品质”上,语文核心素养提出要发展学生的“具体形象思维能力”“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从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敏捷性和系统性”六个方面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统编教材特别注重对学生的思维训练。思维能力的训练与语言文字的训练是一体的,这种训练应该在适宜的教学情境下打开,而张学青的教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教学中,张学青创设的一个问题情境特别有意义:虫儿有虫儿的秘密,关于这些虫儿,通过作者的介绍你知道了哪些秘密?有哪些秘密作者不知道可是你知道?还有哪些秘密你想继续探索的?和同学们讨论一下你感兴趣的内容。

对于儿童来说,秘密是富有吸引力的,没有人不想一探究竟。在张学青的课堂上,秘密还具有了辩证的色彩——“作者知道的”与“学生知道的”,“已经知道的”与“想继续探索的”,这使得学生的思维能够全方位打开。同时,张学青努力实现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经验的对接,通过作者叙述视角到学生叙述视角的转变,唤醒了学生的经验世界。文学艺术叙述于生活之中,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去发现生活、表现生活,这又是张学青课堂的另一特色了。

以“说话”为法,让表达清楚生动

“把观察到的事物写清楚”是本单元的语文要素之一。“写清楚”是要求,不是策略。如何才能“写清楚”呢?张学青“说话”的教学策略极为巧妙,“双角仙偷了,你不想跟它说说话?”同时展示出文中作者与昆虫说话的部分:“我说,吃马铃薯嫩叶的瓢虫,你们就不能改改口味,也吃蚜虫呀?”两相对比,立刻就发现了表达的秘诀——“你写的时候也可以跟这些虫儿说说话嘛,一琢磨一说话,你心里的眼睛就看到了虫儿了。”

“和虫儿说说话”,就是写作者的内心独白,这一表达策略充满了童话色彩,将人和写作对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文学”,表达便清楚生动了。

张学青的课堂教学,实现了“苏派”与“统编”的高效融合,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对单元进行整体解读并实现本篇略读课文教学价值的准确定位;二是将语文要素进行“文学阅读”的个性化处理;三是关注儿童生活和审美的需求。这场课堂阅读教学的成功实践,更是充分反映了以张学青为代表的苏派小语人对统编教材积极融合的姿态,实在令人倍受启发和鼓舞。

当文学阅读与语文要素相遇

——从张学青的《昆虫备忘录》谈『苏派』与『统编』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李艳 高修军